孟子篇敘

孟子篇敘卷六

華亭姜兆翀鶱山

告子全篇

此篇是孟子言性之書熊氏禾謂首章至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要之性是心之理良心即是性其言心處實以明性善即言學亦是心性之學也而上篇固有逐章相聯貫者至下篇皆以發明其旨

杞柳五章

孟子言性善固謂性有仁義然至公都子章方揭宗旨而此五章只是駁告子之言駁倒便住不與深言季子是附和告子者首章辨爲

仁義之說猶未明出善字至次章人性之善句乃是性善正文是全篇扼要處　告子杞柳湍水之喻是以氣質爲性註引荀卿性惡之說 按 荀言性惡善僞似屬有激之言然觀其所言亦是以氣質言性初不以義理言性也荀卿後告子則直是告子牙後爾史記荀卿與孟子同傳然世次在後荀卿在齊襄王時三爲祭酒適楚在春申君時爲蘭陵令考春申君相楚考烈王在赧王五十一年至春申君滅魯則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後之丙午也荀卿爲令實在此時又其書言春申道綴基畢輸註以春申爲李園所殺釋之此事在秦始皇九年而其書已言之則後孟子殊甚今觀其書以孟子爲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則顯

與孟子爲敵而楊倞荀子註序謂爲荀孟是躋荀於孟也豈不悖與

生之章

告子見地陋劣以知覺運動爲性絕不知性有仁義來此如僧問如何爲性而以耳能聞目能見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的此孟子斥告子之意也或因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謂所以二字卽佛家淨妙明心之說此論非是所以二字是朱子註出不是告子說來告子意中實無所以二字今又可以集註謂朱子言淨妙明心乎

食色章

告子以食色爲性仍是前章生之爲性之意而此章却已不敢空言性姑認箇仁字而仍劃出義字至仁內義外皆以食色言甘之悅之便是仁內其於食而制爲可甘不可甘於色而制爲可悅不可悅便是義外朱子推其意以爲不必求合於義要之即合於義原非性中帶來則性固是惡此仍是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云爾及孟子問之乃舍食色而言長長則因孟子素言敬長之義而易其說也下言愛弟則又因孟子素言親親之仁而以爲言也告子以爲事皆外至孟子則以制事之心由於內可見義非在外則仁益非外而性善可知也至食色不可謂性之旨則更不與說明

孟季子章

此章季子是深入乎告子之言者公都子夏日二語即本嗜炙亦有外與句來　孟季子註謂孟仲子昆弟若趙註季子亦以爲義外也是無孟字孫疏季子即下卷季任四書考異謂可見當日經文實未嘗有孟字也若果孟子弟子何不親詣孟子而煩公都子轉輾耶且政和封號何以有孟仲子而無孟季子耶按孟子三言彼字固是指斥外人語氣然則孟字必因南宋時雜本而致誤耳　弟爲尸趙註弟在尸位孫疏則云弟爲主此似不以祭祀之尸解朱註解爲所以象神　按祭統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又儀禮士虞禮男尸節賈公彥曰男尸先使適

孫無適孫乃使庶孫又無孫節鄭康成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據此則主祭者與尸不是兄弟行茲云徹弟殆以助祭者兄弟弟子言之與

公都子六章

此章是孟子剖析性善正文合下五章以爲總結其情才之說乃落後一層蓋性無聲臭不可名言亦惟因情以驗性而性自見情亦有偏者孟子以情之正者言之故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性善只是性有仁義禮智耳非由外鑠句正對告子以人性爲仁義及義外之說講鑠當如考工記鑠金爲刃句趙氏灋註鎔鑄爲鑠義蓋鎔而兼鑄如鋼之入鉛同鎔也云外鑠故才亦有美惡孟子只就能行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之才而言故才亦善求則得之二句求則能用其才舍則不用其才也　公都子所問之三說浙喫存愚謂問之第一說直指性言第二說乃因情之流而致疑於性第三說乃因才之偏而致疑於性故孟子謂情可以爲善對第二說乃所謂善對第一說不善非才之罪對第三說末引詩亦三意俱明以有物則性非無善可知以秉彝則才非有善有不善可知以好德則情非好善又好暴可知　按釋詩分性情才孫疏已謂有物有則是謂性善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此於書解最晰物則解古註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法五性本於五情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

愛惡法乎陰陽晦明風雨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此又是以物爲性則爲情者

富歲章

此章重申上章人皆有之之義文勢直趨到心之同然上同然從皆有生來惟皆有故同然也同然者謂理義即是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指出仁義禮智意首言陷溺其心蓋心統性情情汩則性漓而惻隱者不惻隱羞惡者不羞惡恭敬者不恭敬是非者不是非而無以盡其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才然非才之殊亦緣情害性耳而性之善可見　同然如同以爲當惻隱當羞惡也理義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蓋如當惻隱當羞

惡便是理當惻隱者而惻隱焉當羞惡者而羞惡焉便是義則即是仁義禮智矣下章好惡好謂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者惡謂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惡而不羞惡者此與人相近也幾希則反是矣　麰麥樹之時同解考月令仲秋種麥節

御案南麥多種於仲冬北麥且有種於仲春者不惟秋也然惟秋種者得四時之氣爲全故食之最有益北麥秋種至冬盡萎而根力已厚其收視春種者倍之遵此則麥之種固可言同

牛山章

此章是申前章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意文勢直趨梏亡不遠禽獸上未嘗有才豈人之情徽應尤醒由陷溺其心而放其良

心則又逼進一層以下說到養字是示人以收放心之學也得養四句即求則得之二句意　牛山齊乘釋地引左思齊都賦牛嶺峙其南謂在今臨淄縣南二十里括地志所云上有管仲冢與桓公冢者是註作東南少誤

無或章

此章亦與前章相貫蓋由養心之說而進之以專心致志也絲暘編亦謂一暴十寒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乎哉即萌蘖之生意也蔡虛齋云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善之言此云爲是其志勿若與曰非然也即云非天之降才爾殊由不專心致志故也此可見書脈相承　又公都子章言四德以後各章多言仁

義禮而此章特提智字以爲結束然此章智字不徒以是非之心言而以智之明睿言也　上章言齊之牛山此章言齊王似是一時說話但不重齊王特引齊王作樣子當是曾言不智而編於此以綜前章耳

魚吾章

此章大旨是更發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之義失其本心卽舍則失之之謂也前並言惻隱羞惡而此處單言義不及仁者則公孫丑篇今人乍見節已具惻隱皆有之旨故不更贅也須知孺子入井與乞人勿屑恰是對扇文字此可於章首領清又失本心是失羞惡之心當更補出失惻隱之心一層意方與前後

章相通　行乞弗受而卒至不辨禮義蓋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人之營營擾擾身名隳喪者大抵萬鍾之一念誤之耳此所謂物欲陷溺

仁人心章

此章是以求放心總結上數章之意仁義字從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說來蓋自告子論仁義及仁內義外云云孟子固辨之而未告之以仁義之實至惻隱羞惡則尙是仁義之情故於此章揭出蓋就仁而析言之則爲愛之理所謂惻隱是也就仁而統言之則爲心之德乃孟子不徒曰心德而直曰人心則尤警切矣以義之觸發處言則爲羞惡以義之裁制處則

爲心之制事之宜而孟子直曰人路則更指實矣而非皆性之固有者乎此與離婁篇內安宅正路節異彼以人君行仁義言此則示人以心性之學也　學問之道不得滑過蓋學問即中庸之博學審問也空言心性則學者從何處入手終當以學問爲始基朱子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云云要之孟子此章直兼尊德性於道問學也翼註謂上章是不學無術之徒喪失本心者此章是有志向學而不知求放心者　按此亦分劃不開蓋從前數章來失其本心即是放其良心特孟子於此章重揭求字以示學問之要耳

今有三章

此下三章是文法詠嘆處此章從前數章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及放心不知求來是心不若人也然是空提心不若人引人知惡至養心養字則在下章揭出　不遠秦楚之路四書釋地本上章牛山及齊王說來謂從在齊言之然合下篇看則此乃孟子居鄒時事也實當是自鄒言之

拱把章

此章唱嘆出養字而養身內固含心字仍未說破蓋通下章看養身內又分養小體養大體也桐梓云云卽前章山木之說也

人之兩章

愛養承上章來然重在養故此章單言養養其大者爲大人句

又是此三章總束也章內口腹飲食是從口之於味來下章耳目是從耳之於聲目之於色來

公都子章

此章因上章言小人大人而重申之其以從字換去養字似爲更端起義然云其大者其小者要仍是上章之說

天爵章

此章從上章大人說來拈出爵字又分爲天爵人爵此孟子文法波瀾而要是爲大人分疏也翼註謂仁義忠信即性善樂善不倦即好是懿德章脈仍在前數章甚是按下章亦言仁義則重在仁義故張敬夫曰忠信只在誠實此二者　古人節孟子

不是爲修天爵者歆之以人爵也孫月峯云天爵之修未嘗假之爲求爵之媒人爵之從未嘗幸之爲修爵之效此方得孟子立言大旨

欲貴章

此章從上章爵字生出貴字貴於己卽是天爵也故亦以飽仁義作結

仁之二章

此二章是孟子唱嘆仁字處

羿之章

告子全篇俱言性善性善則人皆可爲聖人但進爲之方循循

有序其定法與彀同與規矩同也故以羿大匠終此篇

任人章

此篇義似各出然蒙引謂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據此說以觀孟子此篇則各章固皆以發明性善也此章則四書釋註謂任人似告子之徒不是論禮但借此以攻性善二字耳蓋告子惟知甘食悅色以義爲外卽以禮爲外可知而任人乃附和其說也孟子折之以紾兄踰牆而不爲此以見禮不可廢而人性皆善可知也　任考大事記謂春秋時太皞之祀猶有任宿須句顓臾戰國時獨任見孟子之書此可見任之歷世久遠也又任是

魯附庸與鄒相近四書釋地謂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古
鄒城百二三十里故屋廬子明日卽之鄒也　屋廬子通志氏
族略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翟氏謂孟子之徒豈言
彭聃或別一人歟又孟子在鄒而屋廬子在任旣之鄒旋往應
且季任事亦屋廬子來問豈屋廬子卽任國人與　親迎之禮
原多出入儀禮若不親迎節敖氏繼公曰謂使人迎之此指無
父者也又禮有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之禮存焉是固
禮之輕者　岑樓趙註山之銳嶺者孫疏引山小而高者曰岑
與集註樓之高銳似山者異與故辨正謂升寸木於岑樓猶韓
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意則可從趙註

曹交章

此章謂堯舜可爲只在孝弟孝弟之本在仁義則固跟性善說來　曹交曹君之弟　按春秋哀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御案孟子時猶有曹交爲曹君之弟則戰國時曹尚未亡蓋滅而復存如陳蔡許之類遵此可正王伯厚曹亡久矣之說或泗上十二小侯內未必無曹也　烏獲考通鑑赧王八年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則烏獲以是時顯而孟子乃在是時稱之此可因烏獲以証曹交之見爲在赧王時也若在顯王時則孟子不得稱烏獲

小弁章

此章不爲平王辨爲小弁辨並不爲小弁辨爲高子辨也大旨是要人知親親之爲仁而仁之由於性也可見性善之理貫於古今上章言堯舜孝弟此章言舜孝亦是道性善必稱堯舜之旨　高子考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云云　按子夏在魏文侯時當威烈王年間如謂親受業子夏之高子則閱威烈王以及安王烈王顯王愼靚王共一百十年至赧王初年高叟當百數十歲矣則决非高行子也然則郝氏猶分此章高子是子夏弟子而茅塞章高子是孟子弟子固非可據然此稱爲叟彼呵爲子或未始非兩人耳

宜臼實未嘗能怨親日知錄引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奔申九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十一年申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伯服虜褒姒申侯許魯鄭立宜臼於申虢公立太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徙雒邑晉侯會鄭衛秦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因謂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當立而不察其與聞於弑爲可誅云云據此則平王烏能怨親烏得爲親親之仁孟子亦就詩論詩耳　又以小弁爲宜臼之傳作爲者本之詩序而孟子此章之答並不言及其傳故路史謂孟子旣以爲人子之有怨則不得爲太子之

傳作也又朱子論詩序謂小弁是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趙註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是不以爲宜臼也孫疏似以爲伯奇卽宜臼是作詩之人說又不一　凱風過小蓋以母未嫁而言詩經小序凱風美孝子也又曰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鄭康成曰母有嫁志七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朱子亦曰以孟子之說証之序說亦是可見過小以其母之一念過差而言孟子豈以失節爲過小哉　磯字解孫疏作石之激水此從說文作大石激水者也則爲以石喻母以水喻子

宋牼章

此章言仁義之效要見得性中有仁義推而行之卽為罷兵致王之本焉　宋牼趙註宋人石丘孫疏宋地此當是孟子以赧王二年之宋遇之也按此章與下章聯敘則似孟子之宋在前而之任之齊在後也楊倞荀子註謂宋鈃卽宋牼漢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劉歆云居稷下與宋鈃同學于公孫龍然則牼固嘗在齊閭氏因謂孟子與宋牼有雅故以先王稱之云云按此推勘情事真是獨見至秦楚構兵則自顯王三十三年至赧王元年中閒無秦楚構兵事內慎靚三年楚曾與四國擊秦爲約長然非楚獨與秦戰惟赧二年秦以商於誑楚取漢中楚大興師欲深入擊秦事方是構兵而牼之說孟子之遇固在此時也時秦惠王後元十二年楚懷王

十六年也而楚懷十七年與秦戰丹陽大敗此豈說而俱不遇耶後秦滅楚楚又以三戶亡秦俱於此搆兵種禍也則貞經所謂不利也　附孟子與屈原同時考宋晁補之曾推其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謂梁惠王三十五年是楚威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魯平公元年則楚懷王十五年云云此以孟子所歷之年合之屈子所歷之年也今按此章則懷王怒疎屈平平乃作離騷在獻商於之前嘗秦楚搆兵時離騷已作孟子容可見之至懷王卒於秦是赧王十六年事原懷沙投江是赧王十八年事孟子以赧王二十六年卒則固閱屈子生卒也又莊周爲蒙漆園吏高誘註宋之蒙人漆園有云在曹州在曹縣蓋本

曹國自宋滅曹故地入宋與鄒相去約三四百里史記載其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又有楚威王聘周事 按楚威王以周顯王三十年立以顯王四十年卒則莊子與孟子相際惟其書有齊淦國十二世之說註謂自田成子至齊王建然莊子不應及齊王建時此豈後人羼入耶要之此二人皆與孟子同時而皆不與孟子相見何哉

居鄒章

此與下章皆以孟子事實言蓋此篇是佬遊居鄒論次性善而因類敘其居鄒事也此章見孟子之禮下章見孟子之仁而此章又爲下章作引 按季氏本謂居鄒是孟子四十以前事者非

也統全篇前後曹交宋牼慎子樂正子等章看則居鄒的爲赧王時事而此章係是聯敘則處平陸亦在赧王時儲子爲相豈赧王五年秦武王置丞相而齊亦置相與其之任之齊俱以他日貫下非如陳臻章分出前日今日則更屬一時事古史有孟子兩適齊之說謂一在游梁先一在游梁後又史記以伐燕屬湣王及編年有謂因孟嘗君見湣王者說俱無據而此章要在赧王時之齊則固當爲湣王時也蓋宣王薨湣王立後孟子即更一之齊亦情勢所或有特是小小往來無關出處者耳惟暫至齊故可不見儲子若是前之至齊爲卿則當與朝暮相見矣何云不見且惟其再至齊故值淳于髡而重提往事更以在三

卿諷也不然名實未加而去云云不得謂爲臨別時語又豈得如萬斯同謂此言初去齊時事及再至齊始值伐燕也哉

名實章

此章以仁字作骨見孟子之仁非當世不仁者所可例正與下數章作引蓋孟子之去以不用故乃不欲明王之不用而亦如孔子以微罪去此正是仁處髡之言殊傲睨是終身不仕人口吻此通上章看自是孟子重至齊時事不然豈稷下先生亡去後或於他處相值耶　五就桀考書序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疏謂是湯貢之于桀又尚書大傳載覺較之謠伊尹入告于桀及竹書載商使伊尹來朝箋說皆可爲就桀之

誣至通鑑則載桀三十七載商湯聘伊尹進之于桀伊尹爲陳素王九主之事桀不聽四十載復歸於亳是尹之仕桀只三年也其以爲五者惟鬼谷子亦言五就湯五就桀與孟子合而胡應麟謂是屢言之非定爲五按韓非子言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以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又淮南子載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後楊雄解嘲沈約辨聖論皆以七十說屬孔子矣而王充論衡謂言孔子周流不遇可也言七十說增之也蓋孔子所歷只齊衛陳宋十餘國耳然則言伊尹五就及七十說皆當如論衡儒增之例至孫子反問篇謂湯之與也伊尹在商是以古聖賢爲戰國陰謀之事矣誣湯尹實甚

子思爲臣趙註爲師傅之臣此則與爲政不相屬者而大事記謂當時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得況臣之乎今按綱目則載穆公元年尊禮子思以公儀休爲相泄柳

申詳爲臣此不知何據然要與髡言子思爲臣異　魯削考前編曰魯元公之世田齊正熾魯于是失莒失安陽失都削已甚矣穆公立二年而失郕又十五年失最而韓來救則所以交鄰者必有道也又四年而敗齊於平陸又四年而爲齊所破則齊魯猶互相勝負也自穆公立百六十年而亡豈非諸賢之有與立哉而豈得謂賢者之無益于人國哉　杞梁妻左傳但載杞梁死齊侯使弔而其妻辭以有先人敝廬不受郊弔而已不言哭也髡言善哭則與檀弓所云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相近若後世言崩城言崩長城言孟姜言范郎甚至言范杞梁則皆從此附會而訛以傳訛也古來紀述之不可據如此華周不聞有

妻言妻豪杞梁文　膰是郊膰趙註祭於宗廟誤孔子曰膰今
且郊如致膰云云可証考周郊以周正孟春魯郊以夏正孟春
蓋是啟蟄之郊在定公十三年春也　冕考孔子之冕是三旒
之冕或謂爲無旒之冕者非春官司服公之服袞冕節
御案魯人之歌孔子者曰袞衣章甫孔子大夫當元冕服而云袞
衣章甫冠與袞衣不屬豈此歌乃好事者爲之而非其實與　按
秦祀孔子六世孫子順有章甫袞衣語此豈又後人改字耶

三王三章

此章當合後章看黃氏日抄謂此篇以至良臣民賊警切世變
極爲痛快云云然要見得是梏亡性善而不志於仁耳此章重

在今之大夫今之諸侯罪人二句上今諸侯之互相爭殺皆由今之大夫以吞併之惡而長之逢之也仇滄柱所謂以富強發其端以威武挑其釁是也故當以富之強戰章爲給穴　天子節只重天子與雪宮章重諸侯者不同且尤重討而不伐二句蓋聲五霸之罪于摟伐也天子巡狩彼章泛言先王此則言三王之巡狩也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鄭康成曰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狩孔穎達曰夏與殷如鄭志當六年一巡狩六年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要之夏殷巡狩之年諸書無考鄭孔說皆不知何據　五霸節重束牲載書言歸于好上言五霸雖摟伐尚以好爲期豈有如今之犯禁而行肆相好

殺者哉故以五霸罪今之諸侯也 按 郝京山謂七國之縱橫五霸之盟會開之七王之兼倂五霸之滅國導之挾王稽首獻地五霸之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此其說則謂五霸與今之諸侯僅當以首從定案也而孟子云云始尤爲今之諸侯科罪哉 無有封而不告李安溪謂存亡繼絕如城楚丘之類不作封本國之臣解 葵丘今歸德府考城縣東者連稱管至父所戍之葵丘在山東青州府西

愼子章

此章從今之大夫說來愼子亦卽其人也此專責愼子之不仁眷仁者不爲及引君當道志仁何可見當道志仁不重道未

有離乎仁者而事君者之不得用戰明矣　愼子趙註謂善兵法而孫疏以趙人愼到當之按愼到似不名滑釐矣然使愼子而果稷下先生則鹽鐵論謂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愼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云云豈其爲將軍正去齊之魯將乎又疏引墨子與公輸子論攻宋有臣之弟子禽滑釐持臣之器以待楚寇云云毛大可因謂愼滑釐卽禽滑釐然古文愼禽字形並不相近又莊子天下篇分別十人各一道術而墨子禽滑釐以澹泊爲主愼到田駢以無知爲主各言聞風亦聞道術之風爾並不言愼到聞滑釐之風也則四書考謂愼子學于滑釐故述其師滑釐云云殊誤　薛氏以此事屬之平公謂是時宣王卒湣

至初立平公使慎子爲將軍此于年次爲合若明曹允昌謂時
値燕昭復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卽墨未下故魯人乘釁而
動云云此說未是樂毅攻齊是燕昭二十八年齊湣王三十年
而赧王三十一年事並非齊伐燕而燕卽復仇也孟子在赧王
初年實非所及見　南陽卽史記魯仲連傳楚取齊之南陽也
索隱註卽齊淮上泗上地然則非有實指地名故趙註謂山南
曰陽蓋泛言泰山之陽耳而齊之南卽魯之北也　齊魯封百
里當以孟子之言爲定其周禮侯方四百里不可爲據至明堂
位謂周公七百里則更屬誇言註謂并吞小國而得之如左傳
之始尚有費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及取鄟取邾滅項皆見於經

可証孟子魯公族豈故隘言魯之封域耶且所言非實有不慮慎子之反脣相稽者哉

事君章

此章蓋以不知有仁其弊至於殃民禍國固以其不明性善之旨耳故此爲闡發性善之言　富之強戰已見第四篇冉子賦粟章要知彼章是申言仁政而此乃直揭志仁也兩章所以分屬

白圭兩章

此兩章見白圭之違道而行也　按白圭亦是不志於仁者說到仁人所惡則猶然志仁之說耳　白圭趙氏謂卽貨殖傳之白

圭而集註林氏復伸其說至四書釋地力辨是兩人以魏文侯時之白圭則韓非書謂白圭相魏鄒陽書謂白圭爲魏取中山者因以白圭爲國將相豈能存於此時爲國治水並計癸酉至乙酉七十三年云云然竊以爲魏文侯時固有白圭而太史公貨殖傳之白圭則並不言是魏文侯時人蓋傳白圭周人也一句已斷下云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二句是以魏文侯屬李悝言不連白圭在內下接而白圭云云乃是言白圭史既未嘗明其爲何時人安在非指孟子時之白圭哉不然安得云治生如孫吳用兵商鞅明法哉（張文燿國策譚極註謂首句特與李克對論非言其世解最晰）至國策魏昭王時又有白圭論新城君及成陽君者鮑彪註爲魏

人又云趙岐以爲周人非也孟子稱之蓋至是三四十年矣云云然相去旣三四十年安知非孟子之白圭是周人而國策之白圭是魏人耶又何所見而以爲是魏非周耶倘史合之亦非

治水章　按國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而白圭固周人豈周人善壅泉又善激水耶

君子章

此章執字註以事言然如中庸固執之義則亦以理言孟子或亦恐天下言理者無所執持乎然則此章固爲性善言又亮字可兼明誠趙註亮信也朱子以爲說文無亮字不別立解然孫疏則云亮之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倪開公謂尚書有亮采之

文義本訓明則明字義似不可鈌耳

樂正子章

此章好善是所以爲政者而要亦不外乎仁義也善字直從性善發源來 按 此篇畧具孟子歸鄒後履歷如任人兩章的爲赧王時居鄒情事如宋牼三章則居鄒後更他出情事而亦可決其爲赧王時若愼子章當是孟子之魯相遇不然旣不言愼子之鄒而何以逕相問答耶至樂正子章疑事更在後或孟子仍在鄒聞之耶而要皆爲平公時事計其敘次度必編年而高子白圭陳子等章亦必因其人之時地相值也則此篇直可作孟子晚年行狀觀

陳子章

此章古之君子對今之大夫今之事君者言君子挾持有素豈若不當道志仁而但以富強投時好者哉雖平說三仕而要以行其道從其言爲主言行卽道行也反是則去矣　飢餓有别四書說引淮南子寧一月飢無一旬餓盡飢餓對言有輕重之别是以泌水言樂飢飢而不害未有餓而可言不害者若通言之則飢餓可該

大任章

此章言大任推到動心忍性可見聖賢功名必從性分做起而性善之學乃所以爲君師之本也惟動心內已該性善而忍性

性字則以氣質言不專以義理言耳　孫叔敖金仁山謂即蔿艾獵也 按 蔿艾獵蔿賈之子蔿賈幼即知子玉是楚之賢臣其子似不至淪落海濱荀卿呂覽只言期思之鄙人亦不云海而四書正事括要謂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於海故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據此則亦可云舉于海期思在今河南固始縣

教人章

孟子之教誨只發明性善使人知有仁義禮智而已如告子正是不屑教誨者而要亦未嘗不教誨也

甥郭以慶克家校字

孟子篇叙卷七

華亭姜兆翀搢山

盡心全篇

此篇章句簡短與前六篇之議論縱横語意反覆者異零文碎語各自立議頗似莊子內外篇後之雜篇作隨筆記註體然其中亦有數章聯屬如前篇盡心數章之言性理後篇不仁哉數章之言戰陣是也

盡心兩章

湖南講以告子篇言性言心俱各開說此合心性而總言之是告子篇總論也此說可見七篇互相貫串處語録謂心性字到

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言之更覺了澈盡眞開宋儒心性之學也　心性字釋家亦言明心見性則昔人謂聖人之所謂性指健順五常日用事物之理而言禪家之所謂性則指其虛無中妙明清淨者而言此剖儒釋差處不外朱子吾儒說萬理皆實佛說萬理皆虛二語意　言性又言命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立命命字以天命之謂性命字言謂理莫非命也命字謂氣然妖壽字俟之字即有氣數之命在內不貳修身所以立命而亦所以順受也兩章所以相發　按　春官大宗伯有司中司命之祀

御案以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言

盡以中卽降衷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爲性者也命則死生修短之數也然性命之理而特設之祀則惟周官有之　桎梏桎在足梏在頸易荷校卽此若在手者則爲拳

求則章

此章上節言性下節言命又以求字結上兩章性固在存養而先要在求此卽告子篇所言養心而歸到求放心之旨命當順受不可妄求此亦以求字作結也上章言妖壽言死而此以富貴利達言要之人至生死關皆已看澈則一切皆空自不營營於外物矣而能安命者乃正所以盡性也

萬物章

皆備於我則益當求在我而因以求仁也續困勉錄以孟子論性惟萬物皆備句較言性善更切實　此章仁字與誠字對言視前六篇中以仁民言者較細此專以心德言

行之章

不知其道此固不能知性知天者熊氏禾分反身而誠者為上彊恕而行者為次此承上章而言為下以為通言有此三等人此說亦見聯絡

無恥兩章

此以羞惡之心鞭辟人以遷善改過蓋善即是性過則非性如此說則與上五章一線耳

古之兩章

此章言古之賢士下章言古之人要之樂道忘勢卽是尊德樂義也章內賢王賢士並列而意重賢士下截唱嘆而賢士身分愈出此士所以能囂囂也　王光承曰一代有一代之功名戰國之遊士前後皆無此也蓋士一出身遊說則人主畏其言之可為禍福而賓客奉之故稍有知畧者無不出此也雖孟子亦不能免豈禁人遊但要必從道義出耳 按 此說遊字最警闢

待文王章

此章與字是聖賢路上事註以降衷秉彝言則固從盡心知性說來矣　孟子所言豪傑非命世大賢不足以當之若如文子

所言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則英俊且在豪傑上也此可另存一說再如後世所言豪傑涉於豪暴一流則是意氣作用不足言矣

佚道三章

此俱以治道言是一片說話總以寄其思王之心耳王者之道不外政教殺之利之便是政遷善便是教所過所存亦脫不得政教也仁聲亦從政教來是政教皆王道所不可少何況善政孟子語有軒輊非謂可遂貶善政也

舜之章

此章重首句通節贊舜處皆從深山想出此是典謨所未道者

德慧章

孽子不是庶子申生長子亦孽玉篇訓憂也可通

有事君章

此因上章言孤臣而類及之而大人天民即下兩章君子分際

揮麈録載張齊賢附試以孟子註四科優劣之差爲首題 按

舊本趙氏章旨以此章爲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

已爲四科優劣之差自割註入疏而註說反晦矣

三樂章

此章徐越謂君子生平大願力在此耳非謂已能有之也可見

三樂原自難全故以王天下爲不與存也亦不與下章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相背至不愧不怍即有所性分定意翼註以根心生色爲申言王天下不與存之蘊奧言性分之樂酣暢於勢位道德之樂崇重於事功而謂篇次之脈絡相承此說亦細　天下英才註以盡得一世之英才閻氏以爲極言之非廣言之蓋謂冒乎天下而爲天下英才云爾義可並存

伯夷章

此章是註解文王養老之政見得養老即在治岐之政內不是後世三老五更之虛文也此意爲第四篇所未及尙書大傳載宣王問子春欲行孝弟之義子春曰衛闔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

杖（揖當作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者杖於朝見君建杖（建樹也）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按）此亦爲文王養老之實而孟子之意顧不在此

易其章

此與上章義自各出然田疇句亦蒙田里句來食時用禮亦似蒙老者有養匹夫無飢說來也

孔子章

登東山二句實指孔子登之說本孔穎達孫疏亦如此此解與註所處益高二句亦不觸背　東山即東蒙山書曰蒙與其藝一

統志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

雞鳴章

浙吺存愚謂雞鳴句乃單起全日孳孳講言由雞鳴而起而日孳孳也不作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講

有爲者章

仞字解不當如孔鮒小爾雅註四尺爲仞包氏論語註七尺曰仞之說此章趙註八尺也與房氏管子註同蓋皆本之孔傳陳新安謂考工記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仞與尋同爲八尺則孔說爲優

伊尹章

放太甲書序伊尹放諸桐孔安國曰不知朝政曰放孔頴達曰與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今按左傳祁奚之言云伊尹放太甲於桐而相之卒無怨色孟子說到篡字固亦以爲放也若元人孫季昭言是伊尹教太甲於桐古字放字與教篆文相似故後人以爲放爾明張伯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可廣異聞

素餐章

此與下章一例不耕卽何事意其君用之卽大人之道備矣

素餐非謂無功食祿也丑言不耕而食亦不是以傳食諸侯言其意以爲尋常無所事事而食便是素餐故解此句正當如朱

子詩經傳就一人厲志上說解作不空食爲長而不必說到祿字也孟子答之是不素餐大道理乃慮擬將來非剖解現在而當前原不礙其爲不耕而食也用之固不以傳食言又何嘗指言食祿哉又誆引彭更許行實則丑之見不似彭更而直似許行耳

王子墊章

此章論何事與彭更之言無事不同彼以遊歷諸侯言尚是其末而此直探本言之也日知錄謂三代之時必民之秀者收之鄉學升之司徒而謂之士謂之士者大抵皆有祿之人耳若士農工商四民之說起於管子春秋之世游士日多戰國之君遂

以士為輕重王子墊之問其有近古之思與按周禮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不出農工商三者考工記國有六職則王公士大夫百官商旅農夫婦功內有服官之士而無讀書之士惟地官大司徒於九職增為職事十有二則增學藝世事服事鄭衆以學藝為學道藝據此則凡學藝者當遵學正四術之教而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必不卽以農民兼之而自分為讀書之士而亦不能遽為有祿之人所以有任官後爵位定後祿之法也此當為別士與農之緣始說者每謂古士卽為農要之亦必有不能兼者蓋此局實自周公制作開之後來日漸濫觴而管仲因之爾要不盡由於管仲也若孟子所言尚志當卽從學藝者出

見得不是空空學藝已也此有道非處器之理在

桃應章

此章孟子直論聖賢之心而已若如路史以爲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棄士則是猶爲理縛不是尙論心胸也　此章言爲士書亦言女作士可見唐虞作士若士師之稱則在周官

自范章

范趙註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四書釋地以爲王子在范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不然王子豈容在七八百里下邑而爲孟子望見乎　考范是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時半爲晉地國語是以受隨范又半爲魯地莊三十年築臺於秦卽此後入於齊耳　宮室車

馬衣服周禮春官典命於宮室車旗衣服分上公九命以九爲節侯伯七命以七爲節子男五命以五爲節又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按齊爲侯國當七命以七爲節王子當五命以五爲節固有不與人同者然此殆難概之戰國稱王時耳　呼於垤澤之門呼如周禮條狼氏詩侯人荷戈與殳皆職傳呼者而趙註以城門不自肯夜關故君自發聲耳　按惟其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而孟子因以證氣體之移也則呼字平聲而非仄聲　垤澤閻氏謂即左傳澤門之晳之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也

短喪章

註陳氏歷於嫡母之說蓋本趙氏齊宣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王子不得行喪親之服 按儀禮喪服記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是王子本以父在不得服非以嫡母故也禮記曾子問慈母如母節

御案禮有庶子壓於父無壓於嫡母自趙岐誤註孟子而諸儒因之即朱子集註猶未免沿謬矣

五教章

君子即指孔子註雖以孟子並言然孟子口中則亦言孔子而已

道則章

此章道字固兼修己治人言此如大學之明新離開不得然丑

不是欲孟子貶道固欲孟子貶教故孟子以教言之

君子章

此章施之有序內亦有當務意故與下章類敘

知者章

知之當務之急蓋凡事皆有所當務四書釋地謂論仁即是論知而以當務爲即親賢以節末單提親賢爲証然究亦不必串合　放飯古人飯皆以手惟飯黍以匕鄭康成乃以棄手餘飯於器中爲放飯此亦一說然非孟子謂爲不敬之大者意

梁惠王四章

此四章皆論戰征之事首章三章四章言仁二章言義是其相聯屬大旨首章不重論惠王特爲下數章論戰作緣起耳　驅子弟考一是惠王三十年伐趙齊救趙擊魏惠王大興師使龐涓將太子申爲上將軍被孫臏敗於馬陵太子申被虜閻氏謂即惠王九年秦魏戰於少梁爲秦所虜之魏太子也虜後復歸爲太子越二十二年死於齊耳　一是三十一年商鞅自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鞅詐請盟伏甲士虜公子卬大破魏魏乃獻河西之地於秦以求和遂去安邑都大梁也　春秋之戰尚不至如戰國而孔子作春秋已不義之況戰國乎此借春秋以甚戰國也　盡信書書字翼註謂指談兵之書蓋時已有司馬法孫子吳子其餘若范蠡文種公孫鞅孫臏之徒皆

註兵書故孟子斥之以爲武成且有夸誕之詞况其他耶此一說也若逕指尙書則尤含下武成言之　二三策容齋隨筆謂武成言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太王爲狄所廹安有肇基文王但稱西伯何得言膺命此皆不可信　按此則又不止流血一言矣　漂杵孫疏作舂杵論衡謂殷周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餱無需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漂之四書說謂杵端有鐵若石極重之物漂者過甚之辭　按此似太泥周禮地官鄉師周輦解賈疏築築杵也以築壁壘則軍中可以築杵言又漂固有漂浮之義而亦有漂灑之意未始不可通其說也特仁人用兵尚不至此耳　董東困學紀聞引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

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千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古者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五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一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而革車是重車外另有輕車也至周禮小司徒註鄭康成引司馬法之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則革車無重車輕車之異江愼修謂七十二人者巳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今若以百人爲一乘則書序謂虎賁三百人孔傳謂爲百夫長是一虎賁配一車而戰而三百乘共當三萬人至孟子作三千人則當如典故辨正謂虎賁殆即以甲士言之而三百乘恰當三千人也按三千人僅以上言若合徒計之則九千人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此司馬法

之一乘十人者　三　至虎賁則周禮職謂衛王宮守王閑若今之侍衛親軍也祈父之詩所謂予轉於恤者予謂司右虎賁之屬故云爪牙鄭康成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爪牙之士詩故訴之也　按此則武王用虎賁豈專用親軍歟又豈周禮之虎賁或其後設官則然而武王時殆泛以虎士名之與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呂氏春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則孟子爲可據

好名章

苟非其人句孫疏作苟非好名之人視註作本非能輕富貴之人解義似淺而於語氣却肖

民爲貴章

此章是孟子獨闢之論古所未有　社稷按社稷自王國至州里隨大小有之不止中門外所建如子路於費宰言社稷便是費邑之社稷茲言變置殆指旱乾水溢所值地方之社稷也又變置以地言若神則如左傳昭二十九所載由士正而爲共工之句龍由烈山之柱而爲周棄此亦似變置然此古僅有之事非以此言變置也　丘趙註丘十六井也孫疏蓋田一萬四千四百畝爲民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按若至四丘六十四井則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孟子旣言丘民當如趙註以一丘言或更推之

四巨言則其得民郎是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及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景象此於巨字尤著實

聖人章

此從百世後慨想聖人不是實擬夷惠事蹟也故此章三百世字三聞字最重

孔子章

此章是言去國各有道故另著去他國之道句與萬章篇自別

四書釋地云此章不宜云重出論語是諸弟子所記容有重出孟子是自著豈有重出耶

君子章

此章孟子慨嘆孔子當有自寓意 按古今來齊孟子於孔子者實始太史公觀孟子列傳以孔子菜色陳蔡孟子厄於齊梁並稱蓋亦推見此章大旨而爲言也　陳蔡之厄史記謂楚昭王來聘而陳蔡大夫圍之者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焉敢圍之 按孟子此章言無上下之交是直謂爲無昭王之聘非謂有陳蔡之圍也考孔子在陳凡經五年共二次其初則於定公十三年適衛主顏讎由家居十月去宋將適陳有匡人之厄 按匡是鄭地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是時陽貨在軍匡城適缺貨與顏刻穿垣而入之是暴匡也及子適匡亦顏刻爲僕故圍之 圍解去過蒲月餘仍反衛主蘧伯玉家 此尙未適陳 定公十五年在衛有見南子事及靈公與夫人同車去衛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

三歲至哀二年去陳過蒲又反衛主蘧伯玉家此是一次哀公二年靈公問陳孔子復至陳絕糧三年魯召冉求孔子有歸與之嘆四年孔子去陳適蔡此是二次五年在蔡六年自蔡遷葉又反蔡葉今裕州之葉縣有方城山所謂方城以爲城者也時楚郡鄀今襄陽府至蔡則初封在今汝寧府上蔡縣後蔡平侯徙都則今汝寧府之新蔡縣哀元年楚子圍蔡蔡畔楚卽吳請遷二年蔡遷吳之州來今壽州所謂下蔡者也至哀四年蔡昭侯已爲蔡翩所弒矣而孔子之去陳適蔡祇蔡故地非復蔡國陳固不必圍巳在蔡之孔子蔡又何必從下蔡越境來圍耶若孔子之厄四書釋地謂因吳楚搆兵而厄蓋哀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單旅倥偬孔子或於蔡葉往來時厄耶又

有謂孔子之楚者其即以遷葉爲之楚耶抑遷葉後更之楚耶要之陳蔡之圍既已非實則昭王之聘自不可據而子西之阻更莫問其有無也又據此知絕糧在哀二年陳蔡厄在哀六年史記併絕糧見厄爲一事非是至厄陳蔡而有四科之從雖哀公三年季氏已召冉有歸魯而六年仍列冉求者則閻氏謂冉有仕季意者家臣權輕或可暫舍師門誼重仍須省侍耶此可圓其說矣又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冬歸魯而十一年春淸之役求有用矛之事夏會齊之役子貢有州仇奉甲而拜之對豈門弟子已陸續先歸耶至哀六年孔子當六十三歲而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則時方十八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時方十

九歲而何以已列文學之科耶且孔子定公十三年去魯時子游甫十歲子夏甫十一歲耳而已從遊遠出耶所以皇氏疏以德行以下別爲一章也

駱稽章

憂心悄悄詩小序以爲仁人不遇而朱子詩傳以爲婦人至此章乃以爲仁人恭繹詩經柏舟章詩序

御案謂朱子詩集傳作於淳熙四年丁未冬十月四書集註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已酉六月嘗觀讀詩紀中朱子初說多從序義時朱子以序說爲不足信實之呂祖謙而祖謙不以爲然及後集傳成而祖謙不及見矣朱子每以爲憾是詩傳固已兩易矣

迨晚年而四書集註成其於柏舟之義已三易矣遵此則朱子既易詩傳仍從序說固當以孟子註爲定而逕指爲仁人也

高子二章

此皆以高子事類記也追蠡趙註云追鐘紐朱註更引豐氏解之而集註以爲穿鑿謂當爲搥擊之追如楊子搥提仁義而追槌同義也解作凡追擊之處皆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云云此說四書考異採之

齊饑章

棠齊邑也後漢書郡國志卽墨有棠鄉此章發棠日知錄謂爲齊之棠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可知也

樂正子章

此章明正子之學問而又舉美大聖神殆亦以引進之與按知孟子所言與孔子聖人君子章合蓋有諸己之謂信則非亾而爲有充實之謂美則非虛而爲盈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非約而爲泰可見有而充實是善人光輝則君子再上則聖人矣此可互相準也

逃墨章

此章以楊墨之宗旨言則兼愛之泛濫不若爲我之謹飭故言逃墨歸楊蓋不以流弊言故殊於不歸楊則歸墨之說

布縷章

孟子與齊梁言若只有百畝之稅觀此乃知固有三賦也布縷五畝之宅所出粟米百畝之田所出力役一身所出唐人租庸調即此租是粟米庸是力役調是布縷也按力役之征或謂古者差役而僱役亦行其間則引周官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師辨其可任者皆征之役鄭以征爲口率出泉則爲僱役王與之曰若以賦爲口率出泉則是有田稅而又有丁稅也孟子言粟米即田賦也布縷即嬪婦所貢也至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均其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唐之有庸錢也此知僱役之說實聖經之薄蝕

盆成括章

孫疏以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故宋政和以列於弟子朱竹垞孟子弟子考引晏子春秋景公夜聞男子哭者問晏子晏子對以西郭徒居盆成括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云云謂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按死矣見殺是孟子先揣其死而後乃見殺也與景公時之盆成括自各一人

之滕章

夫子字趙註作夫我設教授之科是不以爲夫子字然孫疏已作夫子解

言近章

此章四而字是倒綰轉口氣不是順遞下口氣觀末節可見

不下帶　按　凡視下於帶則憂本以視容言而此則假象明之也

堯舜章

此與前章異前章重五霸此只就堯舜湯武說性者也與性之也異之字以道言以仁義言此則直指性耳反之亦反於性耳下二節空言性反不粘堯舜湯武說

說大人章

榱題典故辦正謂是椽之在檐下者題椽頭也檐下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軒張深邃可知　按　其說本考工記之殿四阿為言江愼修儀禮釋宮謂人君之堂屋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然則孟子言說大人此自當以人君者按易言大人原有

二義有九二之大人亦有九五之大人也

曾晳章

姓與氏别禮記曲禮不知姓節

御案古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必皆命於諸侯如魯孔氏以祖孔父爲氏而性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字爲氏而姓姬衛孔圉則孔氏而姞姓陳孔寧則孔氏而嬀姓是氏同姓異明矣遵此須知孟子言姓所同則不分姓氏也趙彦衛曰姓氏後世不復分但曰姓某雖史筆亦然日知錄謂朱註如太公姓姜呂氏名尚其别姓氏甚明至子夏姓卜名商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子文姓鬭名穀於菟皆以氏爲姓至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則併姓氏而一之矣豈沿昔人之誤與

孔子章

孔子在陳思狂士此不在陳蔡之時其係之哀六年時者非也史記以歸與之歎語孟所載各殊乃以孟子係之哀元年論語係之哀三年然其實本一也閻氏謂繫在哀三年爲是蓋緣魯召冉求歸魯而因有思歸之歎也此說最的至論狂士而孟子以琴張曾晳牧皮實之此以在魯不從遊者言不然聖門多才豈舍顏閔由求輩而顧思此三子哉　孔子惡紫奪朱困學紀聞謂周衰諸侯服紫玉藻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皆衰周之制也

堯舜章

此章方是歷敘道統而以巳終之之意與滕文篇好辨章之但言三聖離婁篇存之章之但言治統者不同然而無有乎爾二句朱子集註用林氏無有見知則五百歲後豈有聞知槩註謂此反言以決之也然正言之究竟顏曾子思一齊掃却卽孟子亦無以自處王罕皆滙參則於側重見知之處概加刪削但用虛還謂世近居近明明打著自巳末二句忽然掉開深情無限葢孟子只言郎今若不負荷修明則將來必至晦盲失墜自任者十之七責望人共爲仔肩者亦十之三也張敬夫云孟子於孔子實聞而知之言無有乎爾非遂無也葢疑之也據此則不

坐實見知亦可也

甥王藹羽廖大經君校字